



医药学院 610 2 12025307

Ru Hua. Ban Meili
xie
如花谢般美丽

——文学艺术探微

萧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医药学院 610 2 12025307

Ru Hua Ban Mei li 如花谢般美丽

——文学艺术探微

萧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花谢般美丽/潇元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72-5

I. ①如… II. ①潇…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298号

责任编辑:刘伟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李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9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0.375 插页2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72-5

定价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地主婆”的发髻	1
八叔·银环	6
妈妈,你别哭	12
轮回	16
流水落(la)花	20
娘,是这样倒下的	26
老警	32
一个母亲	37
生命中的失乐园	41
一支圆珠笔芯	46
你吃了我的肉,却不要我的心	50
回眸	55
黄月亮	58
一垛枯树枝	62
她真的“走”了	65
同路人	70
永远的“白桦林”	74
慰藉	77
看了一出“戏”	80
阿宏	84

掌声响起来	86
蛇·梦	90
北大访学手记	94
诗人卖书记	97
献给心中的花冠	100
爱的语言	103
下等车厢内	
——那年七月,不是春运,也没有暴雪	106
民工、我、鸽子	110
下一秒钟	113
树,那些树们	117
矫情	120
三姐夫家的生活哲学	123
望星空	128
“黑匣子”	131
爱情八十分	133
偷蛋	135
长高、西瓜灯、打囤	138
问情	
——探访古城之一	141

落差

——探访古城之二	145
“触摸”——京城北七十四公里	148
人为什么会变得又老又丑	152
如花谢般美丽	154
谁能做“皇后”	157
男人女人	160
有这样一种“爱”	164
一个人的命	169
误读	173
文坛怪相	178
鸿沟	182
窗外	184
“向上”	186
护花“蛇者”	188
“花祭”	190
杂记	192
天晴了	195
高烧与幸福	197
感受	198

神奇的中医	200
-------------	-----

寡白与出路

——关于亲情类散文技法的探究	203
散文的“诗意表达”	221
“尖型人物”和“圆型人物”新解	
——散文《八叔·银环》创作思路	229
散文的“戏剧化结构”	
——就《生命中的失乐园》谈散文的艺术技法	235
关于散文的艺术个性	241
略论肖像描写技法的嬗变	247
“罪”与“罚”	
——解析《大浴女》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259
迷惘在“狂想”的路上	279
池大为——中国的“于连”	291
诡异风格与魔幻色彩	
——解读《白纸门》	298
“另类小说”的文化反思	303
八十年代诗人自杀的文化反思	314

“地主婆”的发髻

人生正如起伏的山峦，有显耀的高峰，就有深瀚的低谷。

童年的记忆里，小村内大多是旧砖房、矮坯墙，但中间的道路却光洁而明亮，我记不清那个时候自己背没背上书包，但我记得自己和伙伴们，喜欢甩着鞋子在那光洁而明亮的道路上吧嗒、吧嗒走路。那光洁、明亮的道路，是几个“地（地主）、富（富农）、反（反动派）、坏（坏分子）、右（右派）”在每个静悄悄的早晨清扫的。在扫大街的队伍中，我莫名地怜惜一个梳着好看发髻的“地主婆”。

其实她家是富农，准确说她是个“富农婆”，不过当时人们不肯这样细分，只要成分高、挨批斗的老女人，一律全被狠狠叫做“地主婆”，其实她也说不上老……因为她家那个老富农是真有些老，腿脚不好，还有病，拄着拐杖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所以这扫街的“美差”，自然就落在了“地主婆”身上。

风水轮回转，那个时候穷才是荣耀，翻身做了主人的贫下中农，正享受着“压迫”他人的快乐。

我喜欢这个“地主婆”，喜欢她光洁的额、青葱的发，尤其喜欢她脑后那个饱满、丰盈、挽着花边的发髻，虽朦朦胧胧知道自己立场不坚定，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喜欢。那时不懂美丽这个字眼，如今细细想来，她是那种少有的美丽、洁净的女人。她长得非常白净，

比较那种鹅蛋形的脸庞，两腮稍稍凸出那么一点棱角，这让她平添了几分端庄、几分宁静，她的眉毛很黑，双眼皮下的眸子不露声色、净如秋水。她已经有四五十岁，发际中已闪烁着几根白发。按辈分我叫她奶奶，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岁月，划成地主、富农，就等于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不仅自己要遭受形形色色的凌辱，后代们别说入党、提干、上大学，就连初中也不让读；而且满大街的标语里都写着：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我从她身上从没有看到过一丝颓唐、绝望的痕迹。

她似乎永远只有两种表情，独处时微笑，见人时微微一笑，我喜欢她的微笑，还偷偷模仿她的微笑。我喜欢的还有她的穿戴，在那个年代，早出晚归拎着“原始工具”天天“修理地球”的村里人，大多邋里邋遢，可自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整洁而清爽的。虽然也没有什么时尚的衣裳，但那件偏开襟的蓝“士林”上衣，和黑“士林”长裤总是平平整整，像新洗熨过的一样，还有她脑后的那个发髻，无论多么忙乱，总能花样翻新、一丝不苟，饱满而丰盈……别的女人也挽，可不是过松，就是过紧，要么乱糟糟的像老槐树上的鸟巢……

因为喜欢，有时我还扒着门缝往她家里望望，“地主婆”家的青堂瓦舍被瓜分了，只住在三间毛坯房里，但那院子收拾得比大街上还要光亮，院子四周点滴不漏地向天空伸展着许多树，院子中间是一口水井，井口周遭种着各色蔬菜，我发现就连她家的锄头、铁锹、镰刀……都是井然存放着的。东墙根下，有几株粉红色的牵牛花正顺着土墙往上攀爬，映衬得那三间毛坯房也光鲜起来。

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富农，也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经常被搀扶出来，半眯着眼睛，面无表情，安坐在阳光里。她还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早早就出嫁了，那两个儿子长得都像母亲，高高帅帅的，他们的神态也全没有“狗崽子”们身上矮人一等的模样和失魂落魄的气息，见人总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

见到他们，我也总是恭恭敬敬地叫“奶奶”、叫“叔叔”，说来奇怪，村子里的人似乎也不很为难他们，两个叔叔在学校里，也没有像其他“狗崽子”那样遭遇“摇煤球”、“坐飞机”的待遇。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恰巧与扛着锄头下地归来的“地主婆”打了个照面，她那满月一般的面庞，立时吸引了我，也吸引了几个同样惊羡的女人。“地主婆”微微驻足，用无声的微笑和极善意的目光和众人打过招呼，就轻轻离去。但那发髻上却似乎有块磁石牵着人们的视线，我本能地靠在墙边没敢叫她奶奶。待她走过，顺着人们的手势，我看到她好看的发髻上，还插了一个黑色的簪子，这个簪子随着她的脚步一颤一颤，让她的整个轮廓更加生动起来……这时我看到那个外号叫“王婆”的，嘴角上颤出了一丝冷笑。

这丝冷笑让她又一次挂着大牌子挨了批斗。因为扫街的尽职尽责，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挨斗了。所谓挨斗，就是在万人面前撅着，一站就是半天。听人说过，要是想救谁，就把他（她）一脚踹倒在地上——“打倒”，因为躺在地上，总要比长时间一动不动撅着舒服一些……

那是一个盛夏的中午，看到她从公社挨斗回来。

远远的，我奶奶站起来迎着她说：“唉！今天幸亏老天爷给打着小伞儿……”

她似乎是听到了，又似乎是没有听到，只把视线专注地投放在前方的不远处，静静地略带些僵硬地从我们面前走过，这一天她的表情也僵硬了，平日挂在脸上的微笑消逝了……依旧是那件偏开襟的干干净净的蓝“士林”上衣，依旧是整整齐齐的黑“士林”长裤，她油光光的似乎瞬间花白了的头发，依然在脑后盘着发髻，只是那发髻也松散得让人想到鸟巢，显然没有人把她“打倒”……因为无论是她的容貌，还是她的通身，虽然蒙了淡淡的尘土，却不能掩住那从内里渗透出来的光亮和整洁，只是衣服似乎显得有些肥

大，人好像瘦了一圈。从那以后，她虽然依旧整洁光亮，但在她发髻上再也没有出现那个可以让女人生动的簪子，微笑也似乎淡了一点……

奶奶说：那是村里人知道她的心里并不低头认罪，所以才再揪出去斗。是的，自我知道该叫她奶奶那日起，在她身上就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认罪的痕迹。

刷、刷、刷……仿佛是几天的工夫，日子这本书就翻到了三十多年之后的去年春天。我回家给父母立碑扫墓，从村西路过时，看到西大坟上，栽满了松柏，种满了小树，每一个坟茔面前，都有一个墓碑。我们村有两个墓地，我父母的在东面。

弟弟说：“这是兰亭叔给乡亲们立的碑！”

他给乡亲立碑？！我又想到那个一丝不苟梳着发髻的“地主婆”。

弟弟还说：“兰亭叔还给全村交着水电费……”

给乡亲缴电费？！

这个兰亭叔就是“地主婆”的小儿子，真是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工夫，他如今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村党支部书记。

前些天他来到我住的城市办事，我们安静地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言谈间当然提起“奶奶”，那个一直活在我记忆中的女人。

叔说：“去年走了，九十多岁。”

我的心颤了一下。

叔说：“一次你奶奶挂着大牌子在学校挨批斗，我就坐在第一排……”

我几乎想象出，叔在那个时刻，为自己受屈辱的母亲，满眼都是心痛的泪水。

不料，叔说：“那时我只觉得丢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

叔还说：“大约二十年了，她是最威风的母亲！”

我的心又颤了一下：有深瀚的低谷，就一定会有显耀的高峰。

一直念着她，可哥哥弟弟已经从小村中搬走，我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家。

过去，我一直猜想“奶奶”一定是大家族出身，上过学，有文化。

可叔说：“没有名字，姓王，自小没有爹娘，很苦……”

她竟然没有名字！

人生中，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在黑暗、无望的岁月里，扫大街、挨批斗、被瓜分……守着重病中的男人，带着三个孩子，而她一直用自己的美丽、整洁守护着女人的尊严，守护着家、孩子们的尊严——那是生命的尊严。

弟媳来了，我又可以快意地重复记忆，不料她说：“谁说给全村交水电费？我怎么不知道？况且那树大家都花了钱！”

我不免有些震惊，是我记错了还是弟弟说错了？还是弟媳不了解情况？我不想去落实，因为那一定是个“罗生门”。只有一点最为真实，那个美丽的女人，的确震撼过我。

八叔·银环

在我们村,谁都得承认八叔因为“横”就成了一个人物。

八叔是我大爷的八儿子,因为哥八个,哥哥们又都有脾气,八叔的脾气自然就更邪乎,他曾经拿着杀猪刀子把一个也有哥八个、高他一头的小伙子追得满街乱跑,曾经跳着高高地把一个寡妇骂得三天没敢出门。

八叔绝对是那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主,又加上自家当时是响当当的贫农,所以八叔横。因为八叔横,所以八叔在大树底下甩着扑克牌就可以挣工分,所以八叔还可以把东头富农家一个梳着两条大长辫子的“银环”娶到家。敲锣打鼓的那一天,我一会儿在身后看那两条扎着蝴蝶结甩来甩去的大辫子,一会儿到身前看那朵略带忧郁和羞涩的百合花儿。之后好一段时间,我经常梦见自己长出了那样两条可以甩来甩去的大辫子。

你当八叔是高攀?他是低就!那个年代不用美丑来衡量女人,人们心目中的好女人是品德高尚、吃苦耐劳的铁姑娘,可因为他横,铁姑娘怕他,但不爱他,谁都怕将来被他当铁打。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拿着“银环”当鼓敲。人们看到嫁给他的“银环”很快就变成了“秃尾巴鹌鹑”,我失落地发现,我迷恋的大辫子没了,她削成了短发。“秃尾巴银环”也不再是百合花,头却始终扬着。也有

人说他并不是真打，只是觉得打人好玩。

八叔还仇恨我家，这仇恨的源头来自于对比。据说爷爷和大爷自从分家以后就开始比，但比的结果总是爷爷占去上风。比方说我奶奶长得比大奶奶白净，我爷爷最先盖上了一水儿六间青砖房，我爷爷买了许多地，还最先雇上了长工，其中一个“长工”，还是大爷的八九岁的六儿子……据说其实他们一出生，天性儿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爷爷勤快，大爷骄横。

但有一点爷爷比不过大爷，大爷有八个儿子，爷爷就只我父亲一个独子儿。可大爷养不起这哥八个，就把老六给爷爷养着。天有不测风云，解放后大爷彻底翻身得解放，一下子把爷爷比了下去，他当上了贫农，爷爷被划成了中农，这个变化其实不得了，贫农、中农在那个时代是光荣与委顿的象征。可面对如此的差距八叔还愤愤不平呢，几次闹运动他都和他姐姐一起，一块儿向上告我家雇过长工，要不是爷爷、奶奶在村里有着较好的人缘，九岁就跟着我家的六叔也坚持自己不是长工，恐怕我们家早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了。

八叔横，横得堵着谁家门口骂大街谁不敢言语，横得在生产队里他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说煤球是白的就是白的。

可有一次他的横遇到茬儿上了，这个茬儿是公社里戴着墨镜的书记。

那大约是八十年代初，娶了媳妇的八叔要盖房子，所以去偷村里刚刚安好的变压器变卖，结果让外村的民兵给抓了个现行。墨镜书记安变压器是为了村村通电，是为了供人参观，是为了让领导视察……况且书记早就听说他是村里头的一霸，决心要杀杀他的士气。那天晚上工作组“乌啦”一下子就住进了村子里，据说这当中有两个带袖标的“公安局”。围在队部周围的乡亲们似乎可以听到霍霍的磨刀声。但大家似乎很失望，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八叔就“越狱”逃跑，到家里喝了耗子药。

据说墨镜书记立时把墨镜摘掉，带着工作组在他家绕了一圈。据说八叔的哥哥们向书记发射了一堆很厉害的炮弹，接下来墨镜书记出奇地平和，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很快八叔被送进了公社医院里洗肠，听人说一边洗他一边喊：“别洗啦，我没喝！别洗啦，饶了我吧！”

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喝那么多，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没喝，只把装耗子药的空瓶子摆在了桌子上吓唬人。“痊愈”后的八叔更横啦，全村人都知道，他不仅敢整死别人，他还敢整死自己，连墨镜书记拿他都没办法。他“借”遍了村子里的庄户人家，盖成了全村很威风青堂瓦舍。

忘记了是哪一年，当社会主义的草也让人们将要吃尽的时候，我的父亲开了一个铸件厂，没有任何竞争，铸件厂一炮打响，为了“跑外”光鲜一些，走南闯北的父亲穿上了全村第一身“的确良”，戴上了全村第一块上海手表，骑上了全村第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其次是生产队里年平均每人分到了六百元。外队的人眼红了，八叔的眼也红了，我奇怪父亲怎么就乖乖地把厂子交给了八叔。但我还是听到父亲愤愤不平地背地里啐：“看着吧，光靠横行不通！”

八叔风风光光地当上了厂长。

风风光光的八叔不仅很快拥有了父亲置买的一切，很快还拥有了俺村的第一辆摩托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收录机……那个风光呦！他一买西瓜就是一车，一买橘子就是一筐，一买甘蔗就是一捆，一买酒就是一箱……美得呀，整天醉醉醺醺唱着小调、哼着小曲。那个时候“秃尾巴银环”的脸也是光灿灿的，又有了百合花的颜色，头发似乎也长长了许多，只是越发不愿意和人交往，不经意碰到我们就一扭身旋风似的旋回自己的院里。

父亲又啐：“看着吧，不是好来的钱，没准儿是祸害。”

果然八叔很快好上了赌，据说开始他总赢，后来他总输，最后连厂子里铸件用的模子也不翼而飞了。工厂关闭，队上还亏欠了

一个大窟窿,但没有一个人敢言语。八叔横,谁都明白他不仅敢整死别人,他还敢整死自己。

但外村有比他更横的,不还赌债,就敢到家里来掏他,据说在那个北风嚎叫的夜里,是闻讯赶来的几个哥哥和父亲救下了已经被人打得稀烂的八叔。赌瘾打没了,酒瘾还在,没钱买就到我家蹭,一开始他在我家长凳上一坐,我母亲就主动给他们炒菜,父亲就主动把酒从柜子里取出来,后来母亲见他进屋,就出去打面或者扫院子,八叔就对父亲说:喝点吧!喝点吧!

再后来,八叔来了就自己从柜子里往外拿酒瓶子。在我家喝不够,八叔就到别人家去讨,他是那种不醉不罢休的主。大家知道他横,他是一个不仅敢整死别人也敢整死自己的人,所以在偌大个村庄里他总能讨到酒喝。因此他天天醉醉醺醺,只是醉后不再哼小调,也只有在醉醺醺的时候,他才能在家里畅快地骂自己两个闺女、骂“秃尾巴银环”,他骂“秃尾巴银环”她们娘儿几个跟唱歌似的,那叫一个过瘾。一开始“秃尾巴银环”的眼睛总是红红的,终于有一天“秃尾巴银环”的眼睛绿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把醉醺醺的八叔插在了大门外。

跌跌撞撞的八叔,敲不开,也骂不开,后来就唱着《红灯记》把“秃尾巴银环”一家三代编排数落个够,天亮后人们看到他像死狗似的睡在大门口外的雪地上。人们想这一回有好看的啦,八叔不揭了“秃尾巴银环”的皮才怪。可是酒醒后的八叔,不仅没有揭“秃尾巴银环”的皮,喝得醉醺醺后,还是屡次被“秃尾巴银环”和两个女儿关在大门外。人前人后“秃尾巴银环”的脸一直绿着,头发也越发地短了。

讨酒难、回家也难的八叔,出走了,有人在候车室里看到他乞讨,有人看到他在地铁里当扒手,有人说……可是三年后他回来啦,人们看到八叔不仅忌了酒,还在脸上添了一块疤。好吃懒做的他还开了一个烧鸡铺,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居然把

烧鸡做得这样好吃,虽然有时缺斤短两,但能吃到一个敢整死别人也敢整死自己的人做的好吃烧鸡,大家已经很知足。八叔也很知足,他的脸上涌着少见的红晕,“秃尾巴银环”的眼睛也亮晶晶的,脸上又有了百合的些许神色,头发又长长了一些。

“真不喝了?”父亲端着酒盅问。

“忌啦!绝对忌啦!”八叔说。

村里有人看他做得红火,也想模仿,可是想到八叔不仅敢整死别人也敢整死自己,就赶紧先整死了自己的妄想。到底有个胆子大的人,他是西头老黑家长得像山一样的二铁。人们都知道,八叔是个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人,而二铁是个白刀子进去就干脆不再拔出来的人。据说他出摊那天,八叔在案子上放了一把锃亮的杀猪刀,而二铁在案子上放了一双锃亮的杀猪刀。

那天街中心的烧鸡摊前,围满了观望的乡亲,可真让人失望,那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虽然八叔脸上那道疤痕闪着少见的红光。二铁的烧鸡比八叔的烧鸡还好吃,分量又足,八叔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二铁敢白刀子进去就不出来,所以大家更爱买二铁的烧鸡,很快八叔支撑不下去了。

八叔又开始酗酒。

过去他是瞪着眼珠子向我家讨酒,如今再一次无所事事的他,开始耷拉着脑袋向我家讨酒喝。此时我的父母已经作古,我俊俏的嫂子,见他进来就把脸一扭,我的大哥还是有些面子,见来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就主动把酒拿出来……我的弟媳是个极温淑的人,见他进来就说:“八叔啊,你什么时候来早言语一声,让你侄子提前给你预备着。”

那次清明回家,我看到八叔为了给我父母立碑的事,横着脖子早早蹲在了弟弟家的大门口。一直也没有看见“秃尾巴银环”,他家的大门一直紧闭,那大门在哥哥弟弟的金光闪闪的双吊环大门辉映下,其实更像个瘪三。我又难过地想到那两条大辫子,她的头